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八年

## 第一七二三次会议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二日

纽约

###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723) .....	1
通过议程 .....	1
中东局势:	
(a) 安全理事会第 331(1973)号决议;	
(b) 秘书长依据安全理事会第 331(1973)号决议提出的报告(S/10929) .....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七百二十三次会议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雅科夫·马立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法国、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巴拿马、秘鲁、苏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斯拉夫。

## 临时议程(S/Agenda/1723)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 (a) 安全理事会第 331(1973) 号决议；
  - (b) 秘书长依据安全理事会第 331(1973)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S/10929)。

下午四时零五分会议开始。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中东局势：

- (a) 安全理事会第 331(1973) 号决议；
- (b) 秘书长依据安全理事会第 331(1973)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S/10929)

1. 主席：根据安全理事会以前通过的决定，并经安理会同意，我打算邀请埃及、以色列、约旦、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乍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索马里、圭亚那、毛里塔尼亚、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黎巴嫩、伊朗和巴林的代表参加安理会对中东局势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H. 扎耶特先生(埃及)、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和 A.H. 谢拉夫先生(约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S.A.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H.G. 旺莫钦先生(乍得)、H. 盖拉尼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E.O. 奥格布先生(尼日利亚)、A. 布特弗利卡先生(阿尔及利亚)、M. 增塔尔先生(摩洛哥)、H. 帕沙希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H. 努尔·埃勒米先生(索马里)、R. E. 杰克逊先生(圭亚那)、M. 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A.Y. 比沙拉先生(科威特)、J.Y. 贾迈勒先生(卡塔尔)、O. 萨卡夫先生(沙特阿拉伯)、E. 古拉先生(黎巴嫩)、F. 胡韦达先生(伊朗)、S.M. 萨法先生(巴林)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2. 主席：今天下午会议名单上第一个发言人是苏联。我想作为苏联的代表向安理会讲话。我愿以苏联代表团的名义，首先向参加安全理事会对中东局势审议的许多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杰出的外交部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欢迎。外长们来到纽约参加这次讨论这一事实清楚地证实：世界舆论、阿拉伯国家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经常注意并关切地注视着中东的危险局势和以色列的侵略政策。

3. 自一九六七年以来，这是安理会基本上第一次从各个方面审议整个中东局势，要夸大这一事实的重要意义的确是困难的。根据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倡议来审议这个项目，证明迫切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讨论，并且证明阿拉伯各国衷心希望寻求

和平政治解决阿以冲突的办法，并在联合国范围内和它的合作下消除以色列侵略的后果。

4. 讨论的过程和已作的发言说明，安理会审议这个对和平事业充满严重威胁的紧急问题，为安全理事会提供了一个真正的机会，以便采取有效的措施和平解决中东的冲突。这一冲突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并在国际紧张局势真正缓和下来的时候却构成一个威胁着我们全球的十分危险的战争温床。

5.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今年一月三十日的讲话中提到越南问题的政治解决对改善整个国际局势的积极影响；他强调指出：

“……这个例子证明，也有可能找到和平和公正解决其他冲突的办法及消除其余的危险的战争温床，特别是在中东，因为该地区的局势充满着对和平事业的巨大危险。”

6. 安理会审议这个项目和这么多联合国会员国参加审议还表明：安理会理事国和其他与会者一致关切这个地区的局势，并且认为，中东这种不正常和不能容忍的局势的永久存在，可能造成一些事件，而对普遍和平与安全事业充满极端危险的后果。

7. 在秘书长就这个项目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中可以找到关于这个地区局势危险的同样结论。发言和报告中所引证的许多具体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和明确确认：主要罪犯和对中东危险局势的继续存在负有全部重责的首先是以色列，而且正是由于以色列的过失，该地区尖锐而危险的冲突迄今没有解决。

8. 以色列的保护者也负有大部分责任。以色列本身对此负有责任，它奉行侵略和扩张主义政策，经常违反联合国许多决定中所通过和批准的当代国际法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原则之一——不允许用武力取得领土的原则——它并且推行无视联合国对阿拉伯国家不使用武力的许多决定的政策。以色列的侵略和阻挠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它狂妄地拒绝交还属于别国的土地或拒绝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它的军队。

9. 从这个意义来说，只能把秘书长的报告看作和理解国际上严正谴责和控诉以色列是侵略者，是

宪章以及联合国关于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决定的破坏者。

10. 下面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切：正如在这里已经指出的，自从安全理事会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通过人所共知的第242(1967)号决议以来，安理会已审议了以色列进一步侵略阿拉伯国家的问题不下二十次。它每次都提请人们注意这个局势，并警告以色列不得继续其侵略政策并不得在它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使用武力。安全理事会——联合国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直接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径和使用武力已经十多次了。甚至连以色列的强大的保护者也无法使它免于遭受国际上这种严厉的谴责。

11. 在全世界和联合国会员国严厉谴责以色列，并且明确要求它停止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不得在它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中使用武力，并立即无条件地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它的军队。这也正是它们进行的指控。

12. 这是以全世界、联合国、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家、代表第三世界观点的所有不结盟国家、以及最后还有代表团结了非洲大陆四十多个主权国家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以整个非洲的名义，对以色列发表的看法和严厉的国际宣判。

13. 只要列举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以来所通过的决议——在秘书长的报告中可以找到这些决议的一览表——就可以非常明确地对以下的行为确定以色列的责任和恶罪：在虚假的和特意捏造出来的借口下，有计划地从陆上和空中对阿拉伯国家进行军事行动，无视和违反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大会的决议——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以及不得占用用武力取得的其他国家的土地和改变耶路撒冷阿拉伯地区的现状。

14. 从秘书长的报告中还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以色列的一切行动公然违反了第242(1967)号决议的规定。而且，这些行动蓄意歪曲该决议的含义，使之遭到无视，而且实际上是阻挠和破坏执行该决议的努力，尽管联合国和几乎所有国家——甚至包括以色列的保护者在内——都承认该决议是中东问题政治解决的基础。以色列虚伪地宣称它也承认这个决议。但

是，以色列一方面嘴上说遵守决议，可是事实上却歪曲它，破坏它。值得回顾的是，在这一点上，安理会曾反复警告以色列政府：如果它继续进行侵略行径，安理会将不得不考虑采取有效措施以制止侵略者和消除中东危险局势这一问题。

15. 因此，谁应真正对中东的紧张局势以及至今未能解决该地区的危险冲突负责，那是不可能有任何疑问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以色列统治集团采取蛮横和阻挠路线，它仍继续用武力控制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16. 以色列政府公然藐视国际法的一切准则，并且无视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原则。以色列及其保护者事实上正在破坏联合国为实现中东的政治解决所作的一切和平努力；它们正在阻挠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和创造一种该地区所有国家能在承认每一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件下生存的局势。

17. 十分清楚——实际上所有参加审议这个项目的人都同意这一点——中东和平的根本先决条件是，而且必须是以色列军队从它侵略所攫取的，并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一直占领的一切领土上——即从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联合国会员国的领土上撤出。以色列口头上玩弄语义学和英语语法，或者无休止地援引私人的讲话，但这丝毫不能证明它的国际海盗行为、掠夺外国土地或者拒绝把外国土地归还合法所有者以及撤出其军队的政策是正当的。

18. 大家知道，正是这些要求以及不允许用战争取得领土的规定构成第242(1967)号决议的真正基础。关于不允许用武力取得领土的关键性的规定和各国在国际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的必要性都得到了通过，并且载于联合国其他许多基本文件中，即：加强国际安全宣言，各国间友好关系原则宣言，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中东和耶路撒冷的全套决议，以及联合国其他决定。

19. 这些规定现在已经成为联合国政策和行动的基础之一。毫无疑问，如果各国在国际关系中不放弃使用武力，那么在我们这个星球或者在中东是无法建立和平的。以色列统治者以及他们的保护者应当铭记：当他们声称他们希望与阿拉伯邻国讲和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是在反对建立和平，并竭尽全力维持以色列对它所掠夺的外国土地的控制。

20. 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还包括如下的清楚和直接的要求：与冲突间接有关的各方都应实施如下的原则：

“终止一切交战地位之主张或状态，尊重并承认该地区每一国家之主权、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与其在安全及公认之疆界内和平生存、不受威胁及武力行为之权利。”

关于这一点，必须强调指出，第242(1967)号决议提到的这种权利是属于该地区每一国家，而不只是属于一个暂时比其他国家强大并试图把它的条件强加于它们的国家。

21. 自以色列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自以色列一九六七年的侵略以来，以色列统治集团及其保护者的整个政策、行为和宣传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扩张和想牺牲阿拉伯邻国来吞并领土已经成为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基础。

22. 全世界感到厌烦的是：以色列的领导人、他们的外交代理人和群众性的宣传工具每天都在反复进行喋喋不休的、放肆的、蛊惑人心的宣传，这种宣传旨在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及其以确保自身安全为借口而对阿拉伯邻国使用武力作辩解、打掩护并提供根据。

23. 这种为侵略和获得别国土地进行辩护的宣传，唤醒了世界的良知并引起了谴责和愤慨。现在谁也不相信这种宣传。安全理事会不相信它——请读一下它要求撤军的决定吧。联合国不相信它——请读一下大会载有同样要求的决议吧。第三世界不相信它——请读一下在卢萨卡和乔治敦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关于中东的决定吧。也请读一下关于国际发展战略的历史性文件〔第2626(XXV)号决议〕吧。这一文件是由九十九国发起的并由联合国一百三十二个会员国在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上一致通过的。这个文件强调，国际发展工作的成功将取决于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全面彻底裁军和消除任何国家领土的侵占问题——方面是否取得具体进展。我重复一遍：消除任何国家领土的侵占。有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参加的联

合国际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三届会议的一项关于封锁苏伊士运河的经济影响的决议，特别和明确地强调有必要充分执行第 242 (1967) 号决议，并且深信以色列撤军——我再说一遍——以色列从被占领的领土上撤军是该运河重新开放的一个必要条件。

24. 这是全世界的主张，而不仅仅是个别人的意见。以色列代表昨天在谈到中东解决办法这个决定性的问题时试图把这些个别人的意见带进来。让我再次强调：这是全世界的意见，而不是个别人的意见。整个非洲也不相信以色列——请读一下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关于中东的决议，特别是最近的大会周年纪念会议关于反对以色列继续占领埃及一部分领土的决议〔见 S/10943〕吧。所有这些国际文件强调以色列军队从它们一九六七年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的必要性。让我再提请大家注意这一点，这不是个别人——不管他们居于多高的地位——的意见。这是全世界通过联合国发出的声音，是代表联合国大多数国家的第三世界的声音；这是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声音；这是社会主义世界的国家的声音。

25. 因此，以色列已丧失了全世界的信任。它被打上了侵略者、宪章和联合国决定以及不允许用武力并吞和获得别国土地的原则的违反者、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原则的违反者凶恶的标记。如果要恢复全世界和国际舆论的深切信任，以色列只有从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它的占领军，并依照联合国决定寻求和平政治解决办法，别无选择的余地。

26. 如果以色列及其领导人真正关怀他们的国家和人民——他们绝不会想在这个处于庞大军事化状态中的国家经济和整个国内生活中长久生活下去——的安全的话，那么它的领导人早就该寻求同阿拉伯国家达成可以相互接受的解决办法的道路，并同意必须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它的军队。以色列至今尚未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原因是，它所寻求的不是以和平以及与其邻国友好为基础的安全，而是领土扩张和并吞别国领土。放弃扩张才是以色列安全的可靠保证。

27. 以色列不寻求和平政治解决办法，而是在狂热地努力取得和消化它已经夺得的阿拉伯领土。以色列正在那里建立军事化的居民点，它正在从地面上消

灭阿拉伯的市镇和村庄，逐出阿拉伯居民并且无视和违反联合国的决定，在这些外国土地推行以色列化的政策。一句话，以色列正在竭尽全力为一九六七年的领土并吞辩护，并以既成事实来对抗全世界。

28. 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无疑已研究了一九七三年六月一日《每日电讯报》星期专刊上布洛克先生关于阿拉伯领土被以色列占领的情况的文章。应埃及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的请求，这篇文章已经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S/10941〕加以散发。它包含了大量真实的材料，揭露了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并吞和掠夺政策；以色列侵犯基本人权的行径；它对这些领土上阿拉伯本地居民的住宅和定居点的蓄意破坏；它动用武力把阿拉伯居民驱逐出他们的故乡以及他们被迫流放。

29. 从所有这一切不难看出，以色列侵略者又一次奉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者所奉行的人所熟知的血腥恐怖策略。

30. 对比之下，秘书长报告中提出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埃及、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已经正式声明愿意执行第 242 (1967) 号决议的一切条款，并遵守雅林大使严格依据该决议的备忘录中的规定。埃及已经正式宣布它准备终止一切交战要求和交战状态，它愿意和以色列签订一项和平协定，当然——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和合法的——，如果以色列把用武力抢夺的阿拉伯国家合法财产归还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话。可是，以色列却坚持奉行它无视阿拉伯国家的善意、联合国的一切努力、安理会和大会决定的臭名昭著的不现实和目光短浅的政策。

31. 在这方面，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纽约邮报》报道的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先生讲话的独特之处是厚颜无耻。他用挑衅的口吻说，安全理事会对中东局势的审议不会产生积极的结果。埃班先生甚至公开侮辱安全理事会这个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国际机构。他把安理会叫作“进行冲突而不是解决冲突的场所”。我们只能把这个讲话看作是侵略者和宪章及联合国决定的违反者对本组织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以及它的理事国和整个联合国所进行的不能允许的敌意攻击。

32. 当二十五年前审议接纳以色列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时，以色列曾庄严宣誓尊重联合国宪章，保证它的政策符合体现在宪章中的崇高原则——与其他国家以善邻之道和平相处。可是，历史表明，后来以色列却采取了系统违犯联合国宪章的政策，使用武力的政策，试图谴责阿拉伯国家并把它自己的过错加在它们身上。正如现在人所共知的，以色列领导人只对他们国家的安全感到兴趣，而他们国家的安全是借助并吞和获得阿拉伯邻国土地的手段建立在扩张以色列的领土的基础上。然而这是一个冒险而危险的政策。历史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侵略者赢得一切战争，而以色列不能指望违背这一历史规律而获得成功。

33. 许多发言人已经提醒人们注意：以色列的政策是直接和明显违背宪章和联合国关于国际关系的根本问题及中东局势问题的决定的。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无视联合国秘书长派驻中东的特别代表雅林大使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的备忘录，它希望大家都把备忘录忘掉，并希望起草人自己也对之加以否定。这个备忘录已经获得广泛的承认，它是联合国为了取得中东冲突的公正解决办法而作出和正在继续做出的全部努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4. 雅林大使的备忘录是严格以第242(1967)号决议为依据的，安理会应该信任雅林大使为执行委任给他的崇高使命所做的努力。雅林大使使命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已经得到承认，并且得到整个联合国在大会决定中的确认。大会第2799(XXVI)号决议承认并强调了雅林大使的使命及其备忘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那项决议中，大会要求秘书长采取措施恢复他驻中东的特别代表的使命，“以便促成协议并协助努力达成该特别代表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备忘录中所设想的一项和平协定”。因此，大会批准了雅林大使的备忘录。在一九七一年就中东问题进行协商的过程中，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的四个国家确认备忘录完全符合第242(1967)号决议，并承认它对解决中东问题的重要性。那时，美国、联合王国、法国和苏联四国代表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提出的倡议；他们认为这个倡议完全符合第242(1967)号决议中委托他的任务。我们也都清楚地知道，埃及对雅林大使的备忘录作出积极的响应，并表示愿意同

以色列签订一项和平协定，倘若以色列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军的话。埃及外交部长扎耶特先生在安理会当前审议中东局势开始时的发言〔第一七一七次会议〕中，重申了埃及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关于埃及的和平意愿，难道还需要别的证明吗？埃及坚决赞成执行联合国的中东决定，难道还需要任何新的资料来证实这个事实吗？

35. 然而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又是什么呢？它正在破坏备忘录，要求雅林大使放弃它。以色列已向全世界和联合国作出正式的书面声明：“以色列将不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存在的边界线。”以色列政策的侵略性和它把联合国有关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所有决定从记忆中除去的意愿，难道还需要任何进一步的、任何更有力的证明吗？在我们看来，安理会应当得出适当的和公正的结论，同时还应当考虑以色列的态度，它竟公开对联合国采取阻挠的态度，对阿拉伯国家持有侵略和海盗的态度。

36. 当安全理事会和大会谴责以色列并指名它为侵略者和联合国决定的违犯者的时候，以色列的统治者和他们在联合国的代表假装生气。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用武力抢夺了别国的土地，并且拒绝把这些土地归还它们的合法主人，我们又怎能用其他语言说明它的这种政策呢？

37. 自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进行侵略以来，中东局势问题一直吸引着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注意。在第二十七届会议上，大会在第2949(XXVII)号决议中特别强调，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以便充分而迅速地实施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同时顾到联合国在这方面一切有关的决议和文件”。大会还向所有国家发出特别呼吁，要求它们不承认——我强调——不承认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进行的任何改变和任何措施。它请求所有国家不要采取可能构成承认这种占领的行动，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援助的行动。

38. 苏联完全支持联合国的所有这些决定，并且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历届会议上投票赞成这些决定，同时断然谴责以色列统治者对阿拉伯国家或巴勒斯坦

的阿拉伯人民所采取的暴力行动。我们要求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定也应付诸实施，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在解决中东问题的总范围内加以解决。

39. 如果以色列或者不管多么强大的任何其它国家企图在不执行联合国决定的情况下单方面解决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人的前途问题，这不但不能保证获得公正的解决办法，而且甚至对在阿拉伯国家建立持久的和平毫无帮助。

40. 在安理会审议这个项目时，所有的发言人都提醒人们注意中东局势的危险性，并且强调他们的国家、政府和人民切望看到在这个重要地区迅速建立起和平。

41. 我想突出指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外交部长扎耶特先生有充分论据而十分令人信服的发言。扎耶特先生的发言再次表明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尊重联合国的决定，尊重安全理事会和大会。

42.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色列代表则坚持他许多发言中的那老一套假话。象放一张旧的磨损了的唱片一样，他重复他的陈词滥调来为侵略政策辩解，并且对阿拉伯国家进行不能令人信服的指责。以色列代表关于承认第 242(1967) 号决议的发言实际上是虚伪的，因为以色列领导人的日常政策和行动并没有证实这一点。这足以说明以色列及其保护者对待阿以边界问题的态度，而这个问题是解决中东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大家，特别是那些参加了四国关于中东问题协商的人们都记得非常清楚，以色列及其保护者的代表们，就以色列军队撤出被占领的领土的可能性讲了话，并发表了正式声明，撤军的条件是对阿以边界只作“微小的调整”。接着一个新方案——对这些边界作“不大的变更”——问世了，现在他们正在谈论“重大的变更”。换句话说，以色列现在正在要求牺牲阿拉伯邻国来大量增加它的领土。并吞主义者越吃胃口越大。

43.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代表再也不能找到有说服力的论据，只能重复他对阿拉伯国家的一贯而令人讨厌的指责，好象阿拉伯国家应对对和平事业十分危险的中东紧张局势的永久存在负责，好象阿拉伯人想“毁灭以色列”。不过这不是事实。阿拉伯人所想

的——这是完全合法和正当的，任何国家或人民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会这样想的——是消除以色列侵略的后果。这是阿拉伯各国人民所渴望的崇高目标，安全理事会支持这种愿望——请读一读安全理事会、大会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决议吧。在实现这一愿望的过程中，阿拉伯国家得到联合国决定和全世界援助的支持。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人们一再指出和证明，中东紧张局势的责任完全在以色列身上，世界上任何人再也不相信以色列企图归罪他人的做法。全世界亲眼目睹这样的事实：只是阿拉伯国家表现出忍耐与克制和不断寻求中东问题的和平政治解决，这才抑制了该地区发生新的武装冲突的危险趋势。但是以色列及其保护者不能不了解，阿拉伯各国人民——不仅是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忍耐不是没有限度的。

44. 关于这一点，有必要一再提请人们特别注意非洲统一组织这样一个有代表性和有权威的国际组织的一致意见，因为该组织团结了联合国三分之一会员国。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十周年纪念会议再次确认，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 号决议是中东问题解决办法的基础。它满意地注意到，埃及方面根据这个决议为达成中东问题公正持久的解决，已经作了不懈的努力。非洲统一组织会议再次强烈谴责以色列对这种解决所进行的阻挠。在表示希望安全理事会应采取每个适当措施来立即执行有关的联合国决议时，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呼吁给予以色列军事、道义和政治援助的国家停止这种援助。以色列得到警告：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将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它采取适当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措施。以色列领导人及其保护人不能不考虑这个严厉的警告。

45. 苏联一贯主张并且继续主张和平政治解决中东危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政策保持不变。苏联在主张执行第 242(1967) 号决议的全部规定并支持雅林大使的使命和他的备忘录的同时，坚持它在中东政策方面的原则立场。这种立场的实质是给予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阿拉伯国家以全面的支持和援助。同时，我们强烈而坚决地谴责任何想避开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而寻求中东问题解决办法的企图。我们反对个别国家企图用单方面的干预和调停来代替联合国机构。在安



全理事会四个常任理事国的协商期间，我们曾正式发出警告：这种企图必然要失败。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想取代联合国机构的任何新的企图，必然会引起真诚关切中东问题取得真正公正持久解决的那些人们的警惕。关于中东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理由无视和避开现有的联合国机构。

46. 苏联急切想看到在与其边界近在咫尺的中东地区建立起公正持久的和平。苏联已经并且继续积极参加一切努力来实现该地区的和平。苏联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提案是众所周知的：人们正确地认为这些提案是不偏不倚的，能够保证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与和平安宁的生活，而不只是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和平安宁的生活——尽管这是以色列自己和它的少数几个保护者所一心要达到的。关于这个问题，苏联的政策是基于需要建立中东的真正和平，而不只是基于有利于侵略者的危险的停战。然而十分自然的是——而且现在全世界也非常明白——保证在中东建立这种和平是不可能的，除非以色列军队撤出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47. 苏联代表团和所有真诚主张和平公正解决中东问题的人们不能不对下面的事实表示深切的满意：安全理事会正在对中东局势进行十分详尽而彻底的审议。长期以来就迫切需要这样的做法。在这里，我们想提请注意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在某些代表的发言中都曾提到过，并且经常在以色列的宣传中出现。这个方面的问题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我指的是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它为保护和维持国际和平所负的责任以及要求它在解决中东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安理会必须明确要求以色列尊重和执行安理会的决定而且最后必须找出办法，对那些破坏和阻挠解决问题并奉行被全世界人民所唾弃的、破产了的“从实力地位”进行谈判的政策的人们，施加有力而有效的压力。以色列的某些更积极的支持者和它的官方代表们总是引证宣传者的论据说：不管怎样，安全理事会无权把它的一项决定或者诸项决定“强加”以色列。这个论据是完全虚伪的。这不过是试图破坏安全理事会的努力，试图缓和一下侵略者的处境，并将他置身于宪章、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之外。

48. 主张持这种方针的人重读一下联合国宪章

第七章的条款，是会有益的。依照宪章通过的安全理事会决定对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有约束力。以色列在加入联合国并且庄严保证履行宪章义务时是知道这一点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人民期望安全理事会和它的常任理事国对解决中东问题作出实际真正的、而不只是口头的贡献的原因。根据联合国宪章，作为维持和平的主要机构的安全理事会，能够并且有权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对一个侵略国家施加压力，并保卫受侵略之害的国家。享有整个联合国深切信任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必须竭尽全力保证公正持久的和平在中东获胜，因为只有公正的和平，即未受掠夺和并吞玷污的和平才能持久。

49. 这就是全世界各国人民、非洲各国人民、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世界各国人民对联合国的期望和要求。这是整个世界舆论的期望，它坚决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在中东建立和平与正义。但是，只有在没有一个——我重复一遍——没有一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不公正地使用否决权来破坏安全理事会的努力和没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出来为侵略者辩护的条件下，这些合法的愿望才能得到满足。

50. 一如既往，苏联准备支持联合国或安全理事会为实现中东的公正、永恒和持久的和平所做的任何积极努力。苏联愿意恢复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协商，并愿意参加这种协商，如果安全理事会其他常任理事国也愿这样做的话。我们准备在秘书长驻中东的特别代表雅林大使的使命方面继续积极进行合作。我们高度重视他根据安全理事会决定为执行委托给他的任务所作的努力。

51. 通过苏联对解决中东问题所奉行的一切政策和所采取的一切具体行动，它进一步坚定了它对中东取得公正持久的和平所抱的希望。解决阿以冲突、消除该地区危险的军事紧张局势的温床以及消除以色列侵略的后果，都是我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纲领的组成部分。

52. 今年四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勃列日涅夫同志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活动的报告所发布的命令，再次重申了苏维埃国家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斗争的合法权利

和按照第 242(1967) 号决议寻求中东冲突解决办法的政策。

53. 忠于支持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的正义斗争的基本政策的苏联过去而且现在仍然站在正在设法消除以色列侵略后果的阿拉伯人民一边。苏联政府坚持认为，促成中东的缓和与持久和平只有一个办法：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必须全部解放，必须确保该地区的全体人民享有在和平与安全条件下生活的机会。

54. 苏联准备继续对联合国在执行第 242(1967) 号决议一切规定和其他联合国决定的基础上为实现解决中东问题所作的努力，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这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任务的想法，而这一点曾经是而且现在继续是苏联代表团的目标。

55. 现在我以主席身分发言，请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伊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56. 胡韦达先生(伊朗)：主席先生，我们有机会出席这次安理会会议，对此我谨对你和安理会理事国代表表示感谢。在当前这样严重的时刻，人们并不想举行那老一套的仪式。可是，由于是你担任主席，我无须长篇大论的来表示我的钦佩和深切的尊敬之感。你在联合国的经历和你那杰出的品质是尽人皆知的，无须加以详细的阐述。我可以说——并且我认为我有正当理由说——凡是知道联合国的人都知道你。

57. 我将争取发言极其简短，而且我希望讲得中肯扼要。首先，我想说，我们已经研究了秘书长的报告，我们觉得这个报告详尽、客观和有启发性。我要祝贺他一接到临时通知就马上准备好了这份卓越的文件，我希望安理会以及一切有关方面将受到该文件精神鼓舞。

58. 伊朗对中东争端的态度，已经多次在联合国内外的各个讲坛上表明。最近我代表我国政府参加去年大会关于中东问题辩论<sup>①</sup>时，在联合国详细阐明了伊朗的态度。这一态度的要点可以以两个基本主张来说明。

<sup>①</sup>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全体会议》，第二〇九九次会议。

59. 第一，伊朗坚决反对使用武力取得属于别国的领土。这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不过，早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当我国国王把用武力取得领土谴责为时代错误时，伊朗立刻把这个原则运用于中东冲突。那时他说：

“一个国家的领土被另外一个国家占领和保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毫无疑问，应该作出安排，使以色列在目前战争中所占领的那部分阿拉伯领土尽早归还阿拉伯国家。”

我认为那个声明是够清楚的，无须加以详述。

60. 第二个基本主张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直到今天仍然是缔造中东和平的唯一切实可行和现实的纲领。

61. 最近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在我国国王对南斯拉夫进行国事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两国领导人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这个地区的和平，必须通过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有关从被占领的领土撤出一切以色列军队，并尊重阿拉伯各国人民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在内的合法权利的一切规定来取得。”

62. 可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重申我们的态度。我们也不认为，在这个人们严重感到中东争端迅速形成僵局的困难的关键时刻，这次辩论所提供的机会应被重新开始相互指责和企图赢得舌战所破坏。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对于这一点所说的和想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就和平而言，它丝毫没有益处，而只有害处，并且丝毫没有减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长期所肩负的不公正的重担。

63. 促使我们在安理会这次会议上发言的原因，既有担心的因素，也有希望的成分。中东冲突的僵持状态越来越牢固，而且正在逐渐形成一种永存的状态。冻结现状不再只是冲突一方内部的孤立派的愿望，而且也是越来越大的威胁。这是中东冲突中最令人不安的因素。

64. 另一个原因是，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自从第 242(1967)号决议通过以来，安全理

事会没有审议过整个中东问题。在六年无效调解的努力的背景下，安全理事会现在面临着信任问题的严酷的考验。这个挑战不能等闲视之。如果安理会现在不能取得一些进展，就会证明那些人的论据是有道理的，那些人对联合国处理中东问题的能力抱怀疑态度，认为武力是这场灾难性冲突的最后主宰者。

65. 表达这些忧虑一事本身也许就足以证明占用安理会几分钟时间是对的，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迫使我们这样做。我们看到，本安理会在过去几天内举行的辩论产生了一些迹象，或许可以使人持慎重的乐观态度。埃及外交部长六月六日〔第一七一七次会议〕说——他坚持他的话——他不寻求取得辩论的分数或者赢得口头的胜利。辩论是在高级代表范围内进行的，一般来说，辩论的语气是克制的。现在来谈这些迹象最终可能产生的影响，也许为时过早。但是，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通过其外交部长权威性的发言，在联合国这个庄严的机构宣布了它原则上同意在任何一方不提出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同以色列举行会谈，这一事实使它赢得非常大的信任和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萨达特总统在过去几年中多次非常明确表示真正渴望和平的另一个明证。

66.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代表一九七三年六月六日在本安理会〔同上〕的发言。发言的大意是：以色列准备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举行会谈，它不要求埃及预先接受以色列对任何问题的观点或立场。

67. 我们认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以色列和约旦所接受的第242(1967)号决议，已经给有关各方可能在将来举行的任何会谈定了调子。通过“强调不允许用战争取得领土”这一点，该决议规定了中东和平的条件：以色列军队撤离所占领的领土；终止一切交战的主张或交战状态，各方有权在一致同意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同时保证该地区水路的自由通航；达成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公正解决；建立非军事区。

68. 这仍然是解决问题的最适当的纲领。毋庸置疑，真诚实施这项决议，包括以色列撤离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领土，能够而且必然会导致公正的解决。然而不幸的是，迄今情况并非如此，至少可以

说，这首先是由于以色列在实施这项决议方面所持的消极态度造成的。伊朗政府一贯认为，以色列拒绝保证撤离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领土，是开始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的障碍。在我们看来，以色列的这种消极态度是十分没有理由的，因为埃及政府在积极回答雅林大使的调查表时表现出勇气和具有善意。

69. 显然，倘若希望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现在就需要采取某种具体行动来创造信任的气氛，因为这种气氛少得可怜。至于由谁来承担这一职责的重担，难道会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吗？我们常常听到以色列代表危言耸听地回忆所谓的一九六七年九月喀土穆决议，并在语言上把它概括为这样的词句：“不承认，不谈判，不与以色列媾和。”

70. 这一回忆突出了现在已成为陈迹的不妥协态度，可是它却同样突出地反衬出同今天局势密切相适应的态度。的确，我们从埃及对雅林大使一九七一年二月的调查表的答复中获悉，它已经提出原则上承认以色列的主权并与以色列讲和。几天以前，我们还听说埃及对于与以色列进行会谈所持的态度。难道现在不正是另一方缓和它的不妥协态度并向前迈进一步以迎合埃及的态度的时候吗？

71. 以色列代表说，和平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必须由那些渴望共同和睦相处的人来建立和维持，我们赞成他的这个意见。但是，当不和的种子仍然存在的时候，和平就无法建立，这难道不也是一个自明之理吗？和平不能靠侵略别人的土地来实现，这难道不也是一个自明之理吗？安全的要求不能建筑在别人的不安全上，不管这样的要求多么正当和理所当然，这难道不也是一个自明之理吗？

72. 用秘书长的话来说，现在正是这样的的时候了，一切有关方面应当努力：

“……展望未来，利用它们所掌握的国际手段，利用国际社会普遍强烈的愿望来打开中东历史新的更加和睦的篇章。”〔S/10929，第118段〕

秘书长还说：

“……安理会的议事日程对于限制冲突和协助该地区的国家找到解决它们的问题的途径——

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还提供了宝贵的可能性。就我所知，安全理事会是冲突各方能够共聚一堂的唯一讲坛。在即将到来的辩论中，希望可以利用这种有利条件来采取解决问题的积极行动。”〔同上，第116段〕

在我们看来，这些是我们不能不赞成的明智之言。

73. 我们的确有第242(1967)号决议形式的行动准则。雅林大使——我应该特别颂扬他的智慧和献身精神——在这里参加了会议。我们有埃及外交部长和其他直接有关各方的高级代表在场的有利条件。我们深深感到时间的压力和世界舆论的压力；这是一个应当加以利用的历史时刻。我热切希望不要错过这个时刻。

74. **主席：**以色列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75.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希望联合国能够承认以色列十二个部族成员的权利，正象它承认阿拉伯民族的十八个分支成员的权利一样。我们会感到更为高兴地在这里围席而坐，让其它一些代表以犹太人民的名义发言。

76. 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听了摩洛哥代表的发言，我可以简单地对他说，我昨天对阿拉伯国家发言人的反应同样适用于对他的发言。毕竟，最近摩洛哥还派了军队到叙利亚去支持一个公然拒绝中东冲突的一切和平解决办法并坚持对以色列进行战争的政府。

77. 南斯拉夫代表今天上午发了言〔第一七二二次会议〕，我可以简单地答复他，他的政府简直没有资格判断当前中东局势的是非曲直。由于南斯拉夫屈从纳赛尔总统要求从西奈和加沙撤出联合国紧急部队这一带来一九六七年战争的第一个部署，并且由于甚至在秘书长还没有时间对埃及的要求作出反应南斯拉夫就从该部队撤出它的分遣队，所以它对终于发展到全面战争爆发的局势的恶化起了不小的作用。

78. 可是，我却要对南斯拉夫说：我们是地中海国家。地中海应当把它的沿海国家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把它们分裂开。你谈到了对和平的贡献。那么你为什么不出贡献呢？你为什么不把以色列和阿拉伯

邻国联合在一起作为地中海大家庭的一部分呢？不过，如果你采取象你今天发言所表示的完全片面的态度，你就无法那样做——你就无法帮助有关各方达成协议。

79. 主席先生，你几次由于我挑出你的讲话来进行反击而表示不快。但是又怎能举出别人的讲话呢？我们曾在这里倾听你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这一发言比在这次辩论中所发表的大多数发言都长，它特别引人注目，这只是由于你不但表达了你国政府的意见，而且也声称要表达阿拉伯国家对于以色列主权的根本权利的意见。伤脑筋的是，我们在这次辩论中听到的阿拉伯代表的发言所反映的态度与苏联代表在以色列的根本独立权利的这个根本问题上认为是阿拉伯国家所持的态度有所不同。我认为，如果怀疑安理会的辩论是否必然会导致论战和相互指责，因而不能起到有益作用的话，那么苏联代表的发言已经消除了这些怀疑。正如以色列外交部长所讲的，如果有必要使任何人相信安全理事会的辩论无法有助于和睦和谅解，而会大大扩大和加深分歧，那末苏联代表的发言则是一个十分令人信服的因素。

80.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没有什么新鲜东西；照例是没有事实根据地进行指责，老一套的陈词滥调和习惯性地引用片面的决议，这只能证明一件事：以色列在国际大家庭中是一个小民族，在人口数量上远远落后于十八个阿拉伯国家及其支持者。他的发言没有建设性的东西，没有向前看的精神。

81. 例如，苏联代表指责以色列进行宣传。若干时候以前，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四日，马立克大使在本安全理事会曾就这一点说：

“我想提请主席和安理会注意这样的事实：安理会以及联合国其他机构中的一些代表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即：每当他们拿不出论据的时候，就大声疾呼‘宣传’这个词……。”〔第四一四次会议，第14页〕

82. 我们要说，苏联大使还指责以色列对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中的机械多数抱有相当的保留看法。但是

他自己在本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一次会议上，就机械多数说了如下的话：

“他们非法行事。他们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把这个问题塞进安全理事会并利用他们的机械多数。”〔第一四四三次会议，第276段〕

83. 我在这次辩论的第一次发言中曾强调指出，没有真理就不能有和平。现在，中东局势的真相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在这里所描绘的情景是大相径庭的。例如，他对以色列管理下的领土情况的了解，就是这样。我将不以详细分析那些地区的状况来给安理会增添麻烦。前几次我已经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只援引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各国际新闻机构所发表的报道就够了：

“侯赛因国王政府的一位大臣穆罕默德·哈拉夫几天前说：

“‘那里的工人有各种事物吸引着他们：失业、失业保险、三个星期的休假、工会。想把那个无产阶级变成巴勒斯坦革命的推动力，那是荒唐的。’”

84. 现在，这一点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所谈的在以色列拥有领土上严酷的生活状况恰恰相反。诚然，我还可以补充说，如果象叙利亚和伊拉克这样的阿拉伯国家的公民享受在以色列管理区那么多的社会权利以及行动、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那么苏联就是在支持进步政府，而不是让封建军事政权利用它的名声和威望了。

85. 同样，在苏联的发言和中东冲突的根本性质及其目前影响的真相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甚至从一项苏联有关声明的研究报告中也能清楚看到这一点。我们记得，中东冲突是一九四八年开始的，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现任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先生曾经谈到“阿拉伯国家如何组织侵略巴勒斯坦”。两天前，即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塔拉森科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说：

“……由于若干国家对巴勒斯坦领土进行非法侵略，巴勒斯坦正在进行着一场武装斗争，而

巴勒斯坦并不是派军队入侵它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的一部分。”〔第三〇六次会议，第7段〕

86. 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日，《真理报》就中东局势发表了如下意见：

“只能把阿拉伯国家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解释为进行无端的侵略。”

87. 一九四八年六月九日，《新时代》说：

“苏联公众舆论断然谴责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国的侵略及其对以色列人民建立自己的国家进行干预的企图。”

88. 这些言论所提到的阿拉伯人对以色列进行的战争，从未停止过。它一直继续到今天。阿拉伯侵略的受害者成功地击退和挫败了那些试图毁灭以色列的人，这一事实并未把侵略者变成一个正直的人，同样，纳粹分子在斯大林格勒遭到失败和苏联军队越过德国边界并未使苏联成为侵略者。真理不是包括苏联政府在内的这个或那个政府一时的念头所能决定的。

89.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作为对各种国际要求的答复，这些要求是苏联应放弃它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取得的领土。文章说：

“一个遭到进攻、进行自卫并获得战争胜利的民族，负有长期建立保证消灭侵略根源的政治局面的神圣使命。只要侵略的危险一天没有停止，这个民族就有权维持这种事态。一个作了大量牺牲而获得安全的国家决不会同意恢复以前的边界。只要侵略的危险仍然存在，任何领土都不得归还。”

90. 我不止一次地强调，必须有一项同等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法律。然而以色列并没有走得象《真理报》所发表的理论那么远。以色列所要说的是：按照第242(1967)号决议，应当通过各方之间的谈判和协议在以阿关系中首次建立一条安全而公认的边界。

91.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过去所缔结和签署的仅有一些协定都是通过谈判来达成的。当时，安全理事会在促成这些谈判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九四八

年十一月十日，已故代理调解专员拉尔夫·本奇先生向安全理事会汇报了中东局势，并建议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订立停战办法〔见第三七九次会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建议〔同上〕，以本奇先生的报告为基础的决议的中心条款案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呼吁与巴勒斯坦冲突直接有关的各方，直接或经联合国巴勒斯坦代理调解专员的斡旋，立即开始谈判，以消除对和平的这一威胁，……〔为〕

“(b) 建立正式和平。”

92.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安全理事会在其第三八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第 62(1948)号决议。该决议包含着苏联案文的基本主张，仍然呼吁确立停战。安全理事会号召

“与巴勒斯坦冲突直接有关之各方，作为依宪章第四十条规定所采取之另一临时办法，直接或经由〔巴勒斯坦〕代理调解专员进行谈判，觅致协议。”

93. 在通过那项决议之前的辩论期间，出席安理会的代表们谈到了谈判机构及其在促进和平事业方面的有利之处。埃及代表马哈茂德·法齐·贝在辩论中的一次讲话中说：

“……我不能赞成苏联代表就谈判原则所发表的意见……。”〔第三七七次会议，第 45 页〕

94. 今天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马立克大使，曾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安全理事会第三八〇次会议上回答说：

“由于初步交换意见，安全理事会大多数理事国以及代理调解专员最近曾说，〔他们〕赞成在与巴勒斯坦冲突有关的双方之间举行一般会谈，这种会谈可能发展成走向和平解决巴勒斯坦局势的道路上下一个阶段。……的确，这是巴勒斯坦有关各方直接或经代理调解专员开始进行谈判的时候了。”

“鉴于这一点，根据可能使这种双边谈判复

杂化的细节通过任何决定，那将是失策的。不用说，在这样的谈判过程中，任何问题都可以进行讨论。”〔第三八〇次会议，第 12-13 页〕

95. 在同一次会议上，马立克大使又说：

“在我们看来，少通过几项决定更为可取，但是一旦被通过，它们就应在用和平方法确保真正解决问题方面有效和有益……。”〔同上，第 13-14 页〕

96. 大使继续用十分贴切安全理事会进行讨论的当前局势的话说道：

“因此，巴勒斯坦事件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迄今所用的一切办法都已证明无效。目前的情况是：如果有关各方本身迫于自身的利益，迅速停止注意外部对他们施加的东西，并开始举行直接谈判，目的是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从而使安全理事会和调解专员面对既成事实的话，大概我们谁也不会感到惊讶。”

“苏联代表团认为：那些为了巴勒斯坦的利益……真正希望和平解决巴勒斯坦的人，对事态的这种转变会表示欢迎，并将竭尽全力促其实现。”〔同上，第 17-18 页〕

97. 然后，他又说：

“苏联代表团认为，最明智和最有利的建议是向有关各方提供机会，以便通过直接谈判或者在代理调解专员的协助下进行谈判来努力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同上，第 18 段〕

98. 美国代表在谈到这项决议草案时宣称：

“这项新决议案如果得到安理会通过的话，它的作用将是为这种谈判指出一个新方向。”〔同上，第 27 段〕

99. 比利时代表特别指明：

“草案案文是十分具体的。它说明这种谈判应在当事各方间直接进行或者通过代理调解专员来进行。”〔同上，第 20 段〕

100. 加拿大代表说：

“我赞成比利时代表的这些论点。”〔第三八一次会议，第25段〕

101. 叙利亚代表扈利先生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安全理事会第三八一次会议上解释了阿拉伯国家拒绝谈判方法的原因，我现在援引他的发言：

“要求举行的这种谈判——邀请阿拉伯人同犹太人进行直接谈判——是可能的，只要他们之间对有关巴勒斯坦局势的实质问题不存在争议的话。概括地说，应当在冲突的两国间就诸如边界的任何问题或者任何其他事情来进行谈判，但是谈判意味着两国相互承认主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承认并不存在。我们应该了解这个问题的起源：不是了解今年，也不是去年，而是自鲍尔弗宣言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问世后的二十五年或者甚至是三十年以来，阿拉伯人从未承认过一个犹太人的主权国家在巴勒斯坦的成立；他们从未承认过向巴勒斯坦的大规模移民。

“现在，安全理事会或者其他有关方面想要邀请阿拉伯人参加谈判的那些谈判，将要求阿拉伯人承认现状，认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一个国家，并且承认他们应当就边界、经济、交通、运输或者两个主权国家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其他问题进行谈判。但这就是争执的焦点。巴勒斯坦的全部争端在于这一点：在巴勒斯坦是否应有一个犹太人的国家。”〔第三八一次会议，第9段〕

102. 埃及代表提出同样的解释：

“关于这一点，我将简短地讲几句。就谈判而论，我已不止一次地向安理会阐述了我的观点和我国政府不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谈判的决心。我们不承认他们为一方。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立场，联合王国政府不止一次支持这一立场。正如我以前在安理会所提到的，在伦敦——尽管那时我们都在那里——我们经常把这些谈判叫做伦敦会议。那时英国人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正在进行谈判，但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并未通过英国人来进行谈判。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似乎可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是，它触及整个问题的真正关键。

“要是举行谈判的话，我们将欢迎以下的想法，即：这种谈判应与联合国的代表们一起进行。我们不仅促成这种谈判，而且也欢迎同联合国代表进行的谈判；可是，不应强迫我们同我们不愿进行谈判的人和我们不承认为一方的人进行谈判。”〔同上，第21段〕

103. 所以，这就是当时阿拉伯人和今天一样对谈判所持的同样反对立场。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团在当时或许更明确地指出它们拒绝谈判的动机。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动机也暗示着目前的拒绝——即不愿明确和毫不含糊地放弃对以色列作为主权国家存在而拥有基本权利提出的任何要求。

104. 由于这个原因，迅速进行谈判不仅是应用一个能使有关各方达成协议的唯一方法问题，而且也是对阿拉伯国家真正想同以色列实现真正和平的一个考验。

105. 一九四八年经验中最重要的进展是：尽管阿拉伯人强烈反对同以色列进行谈判，安全理事会却通过了这项要求进行谈判的决议。这是一个大胆而果断的行动。紧跟着这一决议之后，阿拉伯国家放弃了它们的反对意见而进行谈判，从而导致了停战协定。

106. 关于安全理事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决议，代理调解专员拉尔夫·本奇先生曾说：

“直接或经联合国的中间调解人的谈判立即就要进行。”〔同上，第41段〕

107. 第二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他给了以色列临时政府和埃及、伊拉克、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外约旦及也门各国政府一封信〔S/1090〕，他在信中特别指出：

“我愿重申我的真诚信念：这一争端的有关各方自己进行直接谈判，是最符合它们的利益的。但是，不管它们决定谈判是直接进行，还是通过联合国的中间调解人来进行，我个人和工作人员在服务和斡旋方面都始终给它们提供方便，为努力取得巴勒斯坦的和平，竭尽一切可能的帮助。”

108. 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报告〔S/1187〕中，代理调解专员写道：

“我荣幸地通知你，埃及政府和以色列临时政府已经分别通知我驻开罗和特拉维夫的代表，说它们无条件地接受了一项建议：在联合国主持下两国政府代表立刻进行直接谈判以达成停火。”

109. 本奇先生还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打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海底电报〔S/1205〕里报告说，以色列和埃及的代表已经到达罗得岛。他说：

“两国代表团受权进行谈判……明天一月十三日上午我将同每一个代表团举行进一步的会晤，在联合国主持下的第一次联席会议定于同日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

110. 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三日的另一份海底电报〔S/1209〕里，他说：

“今天一月十三日下午，举行了第一次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介绍了两国代表团。……现在，会议将就实质性项目分如下三级来进行：(1) 分别同每一个代表团进行初步讨论；(2) 代表团团长和联合国之间的非正式会议；(3) 两国代表团的正式联席会议。双方的和解精神和在程序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不断鼓舞着取得良好结果的希望。”

111. 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的电报〔S/1225〕里，他坚持：

“……在谈判结束前，无论如何不要发表谈判的记录——我重复一句，无论如何不要发表谈判的记录。”

112. 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本奇先生成功地促成了以色列同埃及、约旦、黎巴嫩及叙利亚之间的四项停战协定的缔结。

113.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日，马立克大使在安理会就以色列-埃及协定评论如下：

“苏联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埃及和以色列国谈判的良好成果，它认为这个成果是巴勒斯坦问题中最有利的发展。自巴勒斯坦问题开始发生以来，苏联代表团就主张，双方直接谈判是解决以色列国和阿拉伯国家间争端的最好办法。

“事态证明这种立场是正确的。只有直接对

话才能使双方成功地结束谈判，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在解决它们的争端的问题上迈进了第一步。”

〔第四一三次会议，第4页〕

114. 在签署所有四项停战协定时，本奇先生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信中向秘书长作了汇报，他在信中特别说：

“导致这些协定的谈判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曲折和艰巨的。但是，它们都说明，一旦能把有关各方召集在一起，就能在联合国的协助下引导它们达成合理而体面的协定。”〔S/1357，第一部分，第5段〕

115. 这就是安全理事会在二十五年内对于中东局势唯一作出有益成果的经历。一九四八年安理会提出有关各方进行谈判的要求，迈出了走向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所一直寻求和平的唯一的一步。这并不是一大步。它并没有促成阿拉伯国家答应要和以色列达成的最后的和平解决。但是，它却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重大的一步。

116. 如果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真正想同以色列取得真正的和平，就没有理由——无论什么样的理由——证明它们拒绝象它们响应一九四八年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所做的一样，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同以色列进行谈判是正确的。

117. 埃及外交部长在目前的辩论中试图通过断言以色列的占领构成一种障碍——实际上是一种先决条件——来解释他的政府拒绝谈判的原因。这种断言没有任何法律、逻辑或者国际行为的根据。如果没有有关各方关于撤离分界线的协定，以色列就不可能撤离。顺序只可能是谈判、协定和撤退，而不是把顺序倒颠过来。以占领为理由而拒绝进行谈判，这是史无前例的。此外，应当回顾一下，当一九四八年安全理事会呼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进行谈判时，占领的局面也得到了公认。然而，在那个时候，被占领的是以色列的领土。埃及、叙利亚以及约旦的部队占领了以色列的广大地区。可是，以色列和任何别的国家都不认为甚至可以提出占领构成进行谈判的障碍。大家都懂得，谈判和协定是终止占领的唯一途径。实际上，只有签署了停战协定之后，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部



队才从以色列领土撤到双方协定所规定的分界线后面。

118. 所以，必须把埃及现在反对谈判看做是纯粹的借口。当以色列的领土被阿拉伯国家占领时，它准备遵照国际惯例来进行谈判。现在，埃及不遵照一般惯例同以色列进行谈判，是没有正当理由的。真正的问题是，安全理事会是否要促使埃及这样做。一九四八年，安理会不顾各方的要求和反要求，不顾停战和对停战的违反，而期待于将来和要求进行谈判。今天，安理会面临着一个类似的抉择。它可能继续陷于党派观念的无效果的罗网之中，或者，它可能振奋精神并且要求进行谈判。这就是安全理事会在这个时刻对于中东局势所能作出的唯一的建设性的贡献。

119. **主席：**许多代表团曾要求发言来行使答辩权。但是，鉴于以色列代表在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中，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所以，无论对于我今天的发言，还是对于我于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在安全理事会对中东问题的发言，作为苏联代表，我保留在行使答辩权时首先发言的权利，然后，我将给名单上的其他代表团一个同样做的机会。

120. 以色列代表提出了许许多多的引证。我想，联合国的许多代表可能羡慕他。从他昨天和今天所提出的引语来判断，他显然有一大群收集引语工作的人。据说，他不但在以色列使团而且也在某些美国报纸编辑部有许许多多收集引语的人。他是幸运的。但是他的引语却未奏效。这些引语昨天未能奏效，因为他引用的是一些私人的个人意见。尽管这些人有崇高的地位——尽管他确实并不仅仅引用高职位人的话，也引用了手边上任何一个记者的话——然而一个人的意见是没有说服力的。可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一百四十个国家的意见，联合国大会一百三十二个国家的意见，第三世界九十九个国家——它们曾向联合国贸发会议提交一项建议，要求撤军并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的意见，是属于世界规模的。这不是引自一个私人的话；这是全世界的意见。

121. 以色列代表所引用的那些发言遭到非洲统一组织周年纪念会议最近一些决议中的一些引语的反击。这不是引用私人的话，这是整个非洲的声音。尽

管以色列无视这种声音，无论是从报纸上还是从安全理事会记录选出的引语，都不能证明或掩饰以色列的侵略政策或者它在这里提出的非正义要求是正当的，它的要求是：安理会应批准这种侵略和承认以色列有权占领它已经夺取的外国领土。我可以正式而肯定地告诉以色列，它决不会从安全理事会得到它所要求的東西，无论它援引许多引语。

122. 以色列代表正在利用一个俄国格言描写把长统靴和鸡蛋混在一起充作佳肴和美饌的方法。但是迄今他用这些方法还没有取得成功，而且现在他决不会成功。一九四八年的形势是一回事，现在的形势是另一回事。一九四八年不存在占领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以色列军队；一九四八年不存在谴责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的安全理事会决定；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还没有第242(1967)号决议。当时没有联合国机构——即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其职责是采取步骤在没有并吞和掠夺的情况下促使中东问题的和平政治解决。二十多次的以色列的侵略行径并没有在安全理事会加以审议。在那时，并不存在谴责以色列的侵略和不遵照联合国决定的安全理事会的十项决议。这一切在那时都不存在。

123. 但是按照辩证法的法则——马列主义哲学是以辩证法为基础的——现实已经改变了。过去两三年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表明，甚至“冷战”的最顽固的支持者和“从实力地位”解决国际问题的政策的鼓吹者已经得出结论：这种政策破产了，最好是采取一种考虑当代现实的政策。迄今仍未得出这种结论的唯一的国家就是以色列。它继续靠四千年前的传说和它在一九四八年所处的局势来过活，而且它试图作出一个比较。

124. 以色列代表所做的唯一有益的事是援引我的发言来提醒我们，我在那时是赞成有效措施的。是的，当时我是赞成有效措施的，而且我现在也是如此。但是，至于哪些有效的措施——请读一下我今天更仔细做的发言吧。

125. 他提到安全理事会关于需要进行会谈的决议。那么，是什么样的决议呢？如果安全理事会愿意的话，它现在就能够通过一项有关会谈的决议，一项

与一九四八年决议相似的决议，指出：以色列要承担义务，并作出庄严的诺言和保证，从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它的一切军队。如果以色列代表代表以色列政府在安全理事会一次会议上发表大意如此的正式声明的话，我想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会考虑这个问题，而且可能通过一项适当的决议，我将拭目以待。如果他受权发表这样一项声明，那么让他说明，以色列赞成会谈，它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作出庄严的保证，保证同意从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它的一切军队。我想这就可能找到一个达成协议的基础。

126. 这些是当代的现实，从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或者随后年代里摘录的话，都不能掩饰或证明以色列的侵略和它无视及违反联合国宪章与决议是有理由的。这些就是现实，这些就是事实。

127. 特科阿先生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特科阿先生，请读一下宪章第一百零七条吧。宪章第一百零七条写道：

“本宪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采取或受权执行之行动。”

128. 你从《真理报》摘录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边界改变的话，是以宪章的这一条款为依据的。以色列没有此类事。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联合国或任何其他国际组织的决定，证明以色列的侵略和并吞其他国家的领土是正当的。不要指望有任何这样的决定。你不会从安全理事会得到它们。你不会从联合国贸发会议取得它们，因为联合国贸发会议已经确定了它的立场：谴责以色列的侵略，并要求它撤军。你不会从非洲统一组织取得它们。非洲统一组织的四十多个国家投票谴责以色列的侵略，并要求以色列撤军。你不会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同意。你不会得到“第三世界”的同意。那么，你会在哪儿获得同意呢？从你的保护者那里吗？你的政策不会在那个方面取得任何力量；相反，你在全世界都遭到了孤立；没有一个人证明你们的侵略是正当的，更不用谈并吞其他国家的领土了。全世界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的领土上撤军。所以，不要拿已故总统约翰逊或美国记者的话或者拿一九四八年安全理事会记录的话作为掩护吧。这

是无济于事的。我希望引起注意的唯一情况就是这个。以色列代表反复谈了所有这一切是设法使安全理事会无法集中审议这个项目的实质问题。但是，他是不会成功的。到目前为止，除去一位有偏见的代表外，所有发言人发言都要求以撤军和解放领土作为解决中东问题的根本条件。特科阿先生，你应当考虑这个意见，考虑通过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表达的联合国的意见；你也应当考虑第三世界通过联合国贸发会议所发出的声音，非洲在非洲统一组织通过的决议中的声音，以及在卢萨卡与乔治敦通过的决议中的第三世界的声音。那是全世界的声音。除去少数几个人外，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你。这是你必须认真对待的当前现实。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你想用你的引语来迷惑安全理事会，你是不会得逞的。安理会将继续审议中东的局势；我们要审议以色列的侵略，并且考虑如何在不放弃以色列从被占领的领土撤军的条件下来解决这个问题。

129. 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请埃及代表发言以行使答辩权。

130. 扎耶特先生(埃及)：以色列的代表们总是使我们懂得：他们希望联合国与我们地区目前的战局无关；他们今天坚持要求的就是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所坚持要求的——即：战胜者和他的受害者坐在一起并且口授投降条件或者他们称之为和平条件。今天，我怀疑在策略上有小的变化，因为他们现在谈到拉尔夫·本奇，谈到一九四七年，也谈到使联合国参与和平努力的可能性。

131. 首先，关于拉尔夫·本奇，我能向那个人详细谈论一九六七年的侵略，这是我的运气好——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或许不叫运气好。我不打算援引不和我们在一起的人的话。我只打算稍微提一下他。他们谈到本奇，也提到他的工作所产生的一些协定。那些协定的情况怎么样呢？停战协定在哪儿呢？当一九五六年以色列总理宣布这些协定已经死亡和被埋葬，并在议会公开宣布并吞西奈半岛的时候，这些协定的情况怎么样呢？这些协定和其他协定即洛桑协定的情况怎么样呢？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的联合国和解委员会第三次工作进展情况报告<sup>②</sup>中，发表了以色

<sup>②</sup>《特别政治委员会，附件》，第二卷，文件 A/927。

列入拒绝承认他们在和解委员会的洛桑协定上签字的报道，但我现在不想引用这一报道。这些协定现在在哪儿呢？

132. 主席先生，你曾要求发言；我现在正在要求发言：让以色列代表团现在说它尊重并且要求我们尊重这些协定吧。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说什么。我们可能会同意的。我十分了解以色列代表——而我认为我十分了解他——以色列在所有联合国的决议中只接受两项：一九四七年关于分治问题〔第181(II)号〕的大会决议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第242(1967)号〕。但是，它接受第一项决议即一九四七年的决议，作为走向进一步并吞和扩张的第一步，这一点的确在其他战争、其他并吞和其他占领中的停战线上所发生的情况中表现了出来。有许多张地图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我认为我们甚至很早以前就已经把这些地图中的一张地图交由安理会使用。至于第二项决议即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决议，以色列是接受它的，倘若它也可以作为进一步并吞和占领的借口的话。为了使第二项决议的内容符合以色列的要求，安理会昨天听取了以色列国对于这一决议的解释。那么，我们在这里所正式面临的是以色列政府在安全理事会面前已经表明的歪曲和曲解。甚至在措词方面也有歪曲——他们说“确定边界”，但是这句话并没有在文本里出现。对于这些歪曲我们感到遗憾。我们是绝对拒绝这些曲解的。我们已经表示，我们是如何根据对这一决议的序言、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的一些宣言以及联合国其他决议的理解来理解这一决议的。

133. 我们有许多引文，我不愿现在就宣读它们，但是愿意把它们载入安全理事会的逐字记录。这些引文就是安理会一些理事国代表：印度代表、埃塞俄比亚代表、尼日利亚代表、法国代表、保加利亚代表、苏联代表、阿根廷代表、日本代表以及——如果我们对他们的发言没有加以歪曲或者断章取义的话——巴西代表和联合王国代表为了解释他们的投票于一九六七年所作的发言；此外，最后的但的确不是最不重要的引文，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马里代表所做的解释性发言。我现在还保存着这些引文。我没有宣读它们的任何意图，但是，主席先生，如果

你允许，为了使安理会各理事国受益，我愿意把它们载入逐字记录。<sup>⑥</sup>

134. 以色列当局现在在本安理会公开宣布，这些谅解他们是不能接受的。实际上，那就是他们迄今已经冻结了雅林大使的任务和宣布他被免去委任的原因。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应当采取的惯常、简单和明确的步骤是什么呢？很显然，我们来到了本安理会。很显然，我们问安理会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并未面临着其作者逝世已久的一本书的原文，我们并未面临着一首神秘诗篇的文本，诗人希望这首诗保持着刺激性和神秘性。我们有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安理会所通过的一项决议，来处理和平与战争这类并不神秘的问题，这个安理会经常开会而且长期可资利用。这个安理会的决议是而且应该是根据宪章精确的原则而写成的精确文本，它易于翻译，易于传达到各方。我们不禁要问——因为我们有权问——“你们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决议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要问——因为我们有权问——“你们现在的意思是什么呢？”

135. 我感到满意的是，联合王国代表——一九六七年决议的原始拟稿人，至少曾以这样明确的言词谈到该决议的两个要点。我们呼吁安理会的理事国为我们做出这样明确的声明。我们愿意知道我们是在什么地方。

136. 目前发言的目的、我呼吁安理会的目的、我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要找出：当我们说本安理会必须重申：第一，不允许通过战争取得领土的原则以及坚决反对违反这一原则的任何行动；第二，各国领土完整的原则以及所有会员国维护这种领土完整的集体责任；第三，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拥戴的自决原则及其适用于世界各国这一番话时，我们是否很了解联合国宪章，我们是否清楚地了解安理会。

137. 让我向安理会和联合王国代表提出，昨夜代表以色列当局所做的解释是如何重要和如何严重的一个例子。以色列代表当时谈到一种临时的安排，我认为他是说这可能是有益的，如果它与所应承担的义务——即要全部执行第242(1967)号决议——结合起

<sup>⑥</sup>埃及外交部长提到的引文，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作为文件S/10948颁发。

来的话。第242(1967)号决议是什么决议呢？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由以色列代表加以解释的那项决议吗？是把埃及领土的一部分、叙利亚领土的一部分和约旦领土的一部分给予以色列的那样一项决议吗？是那一项说：是的，通过战争你能够改变国际边界的那样一项决议吗？是希望通过不愿看到巴勒斯坦人整个民族的存在，并且通过只说一声有一些难民和或许可能向他们提供一些慈善的援助他们就会远走他方的那样一项决议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呢？

138. 我必须非常坦率地说，本安理会已经委托或即将委托给我们尊敬的秘书长、他的代表或者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任务，也肯定会陷于同样的僵局，如果我们让职权范围含糊不清到使——尽管它们决没有使——以色列代表昨晚所做的解释有正当理由的话。

139. 我们没有把我们在埃及另外六个年头的生涯白白地度过。安理会不应该使人对它在实施庄严载入宪章的原则时的用意表示丝毫的怀疑。

140. 对于那些谈论谈判的人，我在感谢伊朗同事的同时，愿意告诉他，以色列人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占领和他们向雅林大使所发表的声明，即：他们决不撤退到他们的进攻线上。我的发言应当加以全部宣读。我们遵守这一发言。正如我在我的发言中所说的，一旦取消了这些先决条件，我们就准备在联合国的范围内进行任何谈判。

141. 根据第242(1967)号决议，结合以色列目前的阐述和解释来谈论谈判或谈判过程的人一定了解，这样的过程将会以被占领的战败国接受占领者和战胜者的命令而告结束。并且正如我以前说过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不需要安理会的努力，不需要大会的努力，不需要美利坚合众国的努力或者苏联、法国、联合王国、印度或印度支那等国的努力。万一我们这样做——但愿此事不会发生——在这种非常简单的投降行动中，我们不会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抵抗——而且我们一定要抵抗——的话，那么谈判将只是通向一种各方当面对垒的局面——我们这方面，是保卫我们的命运。

142. 要求我在这里出席会议、非洲和阿拉伯国

家外交部长们出席会议的局面，要求安理会给予时间进行这次审议的局面和要求雅林大使从莫斯科前来这里的局面，实在是严重的。我们已经概述了我们的立场。

143. 我们是为寻求希望而来到了安理会的。关闭希望的一切大门是以色列的一项政策，是以色列的政策。以色列已经想法关闭每个大门，扼杀每个希望，并且集结绝望的军队来镇压对他们占领的抵抗。我们的政策是对之加以反击。我们请求你们的帮助。我们以感激的心情请求世界各国及其国民议会和国际会议的帮助。在已经证明其它任何途径丝毫也没有向我们开放以前，我们尽我们的力所能及放弃采取任何步骤，即使是根据宪章在法律上给予每个国家自卫的步骤。在不存在任何希望，在以色列政策成功地扼杀每个希望时，我希望你知道还有两个门，而不是一个门，而投降的门我们是决不会走的。

144. 我们是为取得反对失望的一场战斗的胜利才再次来到本安理会。

145. **主席：**我请尊贵的约旦代表发言以行使答辩权。

146. **谢拉夫先生(约旦)：**以色列代表又采取了从对未来作积极的展望回到对过去作无益的回顾的手段。但这并不只是无益，而且也是自拆台脚的。

147. 只有追溯其历史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好地了解阿拉伯的立场。只有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巴勒斯坦大屠杀和一九四八年到目前以色列在牺牲其邻国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扩张浪潮的这个背景下，阿拉伯的立场才能得到了解。这种对过去无益的回顾，也增加不了以色列对于它在我们当前辩论期间提出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谈判的概念所作的分析的可信。

148. 埃及外交部长提到了一九四九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所达成的一些协定。是以色列代表提出了问题并提到导致这些协定的谈判。是啊，提到这些协定是他的好意。在联合国支持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议定的停战协定，在它们自然增长的政治利益和领土利益达到时，却被以色列单方面废除了。

149.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的洛桑议定书是以

色列代表再次提到的，这项议定书是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谈判而达成的，并且由以色列单方面加以破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议定书根据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分治决议为以色列重新规定了边界。正是根据那个协定——洛桑议定书——以色列才在联合国获得席位，而且不久以后以色列外交部长才来到大会的会议厅说道，“钟是不会往回走的。在达成这个协定和阿拉伯人签字后，我们不会回到我们亲自签署和承认的边界”。

150. 所以，如果说要从以色列对过去的回顾中吸取任何教训的话，那就是有损于以色列坚持主张在联合国范围外同阿拉伯人进行谈判的信誉的教训，一种为阿拉伯人的立场增加信誉的教训。阿拉伯人的立场是：中东问题应当在联合国及其宪章与决议的范围内，以及在并行地履行和平义务和彻底撤军义务的客观实施的范围内进行讨论。

151. 然而，我对这一方面将不作太详细的论述。我将简单地提一下两个方面，我认为这两个方面在以色列代表的发言中是颇为显著的。第一个方面是以色列代表对主席先生你的发言的评论，你在发言中曾批评了被占领土的局势。以色列代表精心整理了传统的论证给予繁荣的被占领土以错误的印象。我勿须重申，对以色列占领的任何一个方面作出裁判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则是否定占领。

152. 当代世界已经超越了那种根据在外国统治下的人民的所谓经济利益为这种统治作辩护的不合时代要求和道德沦丧的论证。现在殖民主义正在作垂死的挣扎。它的论证已经失灵。人民争取自由和民族解放的斗争曾在联合国给予援助的非殖民化迅速的进程中得到反映。至少为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非法占领辩护的论证在本机构内遭到了反对，尤其当这种论证声称是根据被压迫人民的所谓物质利益的时候。但是，以色列代表却奉行了这种玩世不恭的论证的路线。以色列占领前的发展水平被看作是不存在的。正常的发展应当归于占领政权的努力。在占领下生活的一位阿拉伯作家痛楚地挖苦道：“在占领时我女儿的年龄刚刚一岁。由于以色列的努力，她现在差不多是七岁了”。

153. 以色列在被占领土所施行的经济措施不能

脱离占领政权的全面政策，不能脱离这些领土上的移民政策，不能脱离居民的转移，不能脱离占领下阿拉伯人生存的最杰出的地区耶路撒冷的自然和人口结构的消失。

154. 关于这一点，以色列逐步但一贯奉行的经济政策是吞并被占领的领土。我们怎么能够提到农业部门而不提到在肥沃的占领区建立的以色列的农业军事定居点呢？已经没收了一百多万以色列亩的土地。工业活动也是为以色列的市场需要服务的。

155. 几个月以前，以色列政府开展了一场鼓励以色列商人和实业家向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永久性的工业设施投资的运动。对这类投资提供补贴并免税。

156. 西岸的能源逐渐同以色列境内的能源——包括电力网——联系在一起。这项政策的目的是清楚的：使西岸的工业前途完全依赖以色列的政策和控制。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以色列同西岸的贸易关系已操纵在以色列人手中，以便增加以色列向西岸的出口量。甚至在一九七〇年，以色列对西岸的出口总计超过它进口的五倍。

157. 并且，如果占领区有许多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工业界工作的话，那是一种很自然的事。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大陆成为占领的牺牲品的时候，有一千五百万以上的欧洲人被雇或被征为纳粹占领军当局服务。甚至有些人被征在工厂工作制造弹药，这只能延长占领和他们的痛苦。

158. 所以，我回顾一下主要的因素。不能用被占领土的所谓的或者真正的经济利益来证明占领本身是正确的。这就是我想作为对以色列人发言的一项简要评论的一点。

159. 另一点是有关以色列代表们在发言中明显和时常反复提到的所谓片面立场。任何一个第三者在一个时期或另一个时期里，对于这一地区的认识过程，都不能不形成一种片面的立场。你对于一位考察问题公正的观察家所能要求的是襟怀坦白。但是就支持或裁决受害一方的立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意义来说，你不能否认他逐渐形成片面观点的权利和义务。这种过程并不是不自然的。它是非常合乎人情的。它也是阿以问题的记录和历史。

160. 我需要提一下访问过这个地区而且同情一个不同阵营的公正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最初可能是同情以色列的——的名字吗？我需要提一下瑞典的伯纳多特伯爵吗？我需要提一下负责停战的卡尔·冯·霍恩将军或者加拿大人哈奇森指挥官吗？我需要提一下知识分子如拉比·埃尔默·伯杰或阿诺德·托因比或者政治家如参议员富布赖特、戴高乐总统和州长斯克兰顿吗？

161. 我们不能继续否认任何一个审议阿以问题的人，在逐渐认识这种局势和这一问题的现实和事实后，培养出同情心、道义上的立场和义务的权利。

162. 关于这一点，我将不提目前从事于谋求和平的人们的名字，以免有损于他们的地位。但是对于公正的观察家们的这种继续不断的攻击，我们是不能再加以接受，因为他们有的是代表联合国，有的是代表培养出这种立场和这种感情的国际客观人士。

163. 一旦安理会以完全不怀偏见的立场审理了一个案件，它就有责任采取片面的立场。我们所说的“片面”，即对受害的一方——提出正当控诉案和含怨受屈的一方——给予坚决支持的意思。

164. 最后，以色列代表说，安全理事会的辩论不管用。我们在这里和我们这些国家都是本组织的会员国这一事实证明：我们并不认为联合国是过时无用的，我们不认为安全理事会是过时无用的。我们也不认为安全理事会的辩论和审议是过时无用的。只有安全理事会审议的一个方面是过时无用的。那就是当一项建设性的对话——一种以积极的精神达到解决问题的诚恳而坚定的尝试——由于产生了一种论战的气氛而受到挫折的时候。这才是安全理事会的辩论变成过时无用的时候。

165. 把安理会的气氛从一个唇枪舌剑的气氛，用埃及外交部长的话来说，转变成一个建设性的解决问题的气氛，这是我们所有的人——其中也许包括以色列的代表——的责任。我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这里的，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全力以赴。

166.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以行使答辩权。

167.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出于对

你和你所发表的意見的尊敬，我才要求发言来反驳你的几个论点。

168. 然而，在这样做之前，我只想表示一定程度的诧异：约旦代表竟然认为有必要马上对埃及外长加以支持。我以前的发言是对他、对埃及而不是对谢拉夫大使或者他的国家讲的。我所以感到特别惊讶，是因为今天安曼的约旦政府无线电广播声称，安全理事会辩论中正在透露出一些不符合阿拉伯人协作进程的迹象。广播随后解释说：该官方评论是针对在这里提出的一些建议所引起的问题。这些建议是：约旦实际上应该被瓜分，而且应该在它的一部分领土上建立一个新的实体。

169. 主席先生，你提出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七条来解释苏联获得领土是战争的结果并暗示我所援引的《真理报》的文章是与这种领土的获得有关的。我首先希望你注意这样的事实：宪章第一百零七条是指一个国家说的，这个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人”——即敌国。

170. 这里所说的话没有一点暗示说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领土的改变和苏联从敌国获得领土会被认为是不合法的。此外，宪章第一百零七条所指的决不只是对于敌国不应不生效或受到阻碍的行动、过去的行动和将来的行动而且不一定是领土问题。

171.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几次领土的改变并未涉及敌国——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苏波边界和捷苏边界都发生过领土的改变，这些改变通过协定导致领土的获得。在本宪章中没有什么东西会使得通过协定获得领土好象不合法。

172. 主席先生，你以苏联的代表资格说到局势的改变，并且说到人们应该尊重这种改变。是的，就中东局势而论，以色列完全了解苏联态度的改变，但是这种政策和态度的改变不能更改局势的现实和历史事实，这就是我在举出一九四八年的例证和用苏联代表的话叙述一九四八年的事态发展时所说到的。

173. 那时开始的战争现在仍在进行。正如我昨天所指出的，我们经过了一个休战时期。在那个时期，我们有休战线。随后是一个停战时期。在那个时期，我们有停战线。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停火局面，我

们有停火线。所有这些都是而且曾经是军事上的临时界线。现在战争仍在进行。

174. 现在在以阿冲突史上第一次正在作出尝试来实现和平。现在从一九四八年以来进行的阿拉伯反对以色列战争史上第一次正在作出尝试来建立以前从未存在的、安全的、公认的和一致同意的国界。

175. 现在苏联对于世界特定地区的政策的改变并不能影响真理，不能影响局势，不能影响局势的现实。那些作为侵略者于一九四八年发动战争的人，不能只是因为以色列成功地击退和战败了他们就突然变成侵略的受害者。事实上，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景象。

176. 一九七三年埃及在这里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的实质是什么呢？一九四八年埃及试图阻止——试图用武力阻止——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诞生。它失败了。它试图在我们宣布独立后以武力搞垮以色列。它又失败了。多年来它试图用封锁和恐怖战争来破坏我们。恐怖战争并不是一种新现象。这种战争可以一直追溯到五十年代。然后它在一九六七年试图对以色列的存在进行最后的打击。我们对于这种局势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没有一个人隐瞒这些事实，没有一个人隐瞒埃及的意图。一九六七年他们又失败了。然后，他们试图用消耗战来迫使我们服从他们的命令，这种战争是违反安全理事会的停火的，它继续了一年半之久，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〇年八月，这时美国倡议恢复停火，把这个地区从全面战火中拯救了出来。现在埃及来到安全理事会为这些失败乞求同情。它要求援助来补救这些失败所造成的后果。这就是埃及在这里出现的实质。

177. 二十五年以来，埃及一直同以色列交战，公开设法消灭这个国家，展开暴力行动和进行杀戮，对无辜平民采取恐怖袭击的野蛮手段。但是，自卫的以色列一旦扭住了侵略者的手臂，埃及便叫喊着放它走，正如埃及外交部长不久前所做的那样，哀叹着它的处境，并且声明它自己无罪。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几天，特别是今天一直亲眼看到的景象。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一个侵略者在其侵略遭到失败时装作是暴力的受害者更为可笑的了。

178. 如果希特勒在同盟国的军队越过德国国境时控诉同盟国的侵略和扩张的话，世界人民的反应将会是怎样的呢？如果当时德国要求，在任何别的事情发生之前，第三者应迫使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的军队撤到德意志帝国原来的边境的话，将会有什么反应呢？这是历史上类似的事，这就是我们过去几天内遇到的事。

179. 这些都是事实，而苏联政策的任何改变都不能影响这些事实。主席先生，你曾经谈到一九四八年的局势与一九七三年的局势不同，那就是你认为当时要求双方进行谈判是适宜的原因。让我向你引述你自己的外交部长在六年以后——不是在一九四八年，也不是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军队入侵以色列的时候，而是在一九五四年——的声明吧。这不是摘自一位记者的话，而且我不记得是否援引过任何这样的话。我们是注意外交部长的声明，代表各国政府的官方声明的。

180. 我们的确重视一些安理会代表为了解释他们提出的决议而在安全理事会所做的发言。那是这里的正常程序。

181. 这就是维辛斯基先生于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安全理事会所说的话：

“……国际争端不应违反任何一方的一切论证把一项决议强加于它而加以解决。”〔第四六四次会议，第49段〕

“……

“适当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适当的方法是有关方面进行直接谈判。一方是以色列的代表，另一方是埃及代表；他们现在正面对面地坐着。让他们一起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设法解决安全理事会眼下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深信，他们能够找到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同上，第96段〕

182. 现在，主席先生，如果你真正愿意对于这种局势作出建设性的贡献，这儿就是你的机会。只要遵循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给你的忠告：促成埃及和以色列两国代表之间的会谈。我们准备在此地此刻进行会谈。

183. 对于从埃及外交部长那里听到的发言，我愿意发表两点简单的意见。首先，扎耶特先生以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谈判所产生的停战协定结果怎么样了，作为对过去二十五年中形势发展的分析的反应，作为对我指出下列事实的反应：安全理事会在以阿冲突中造成有效的、建设性的进展的唯一时间是在它于一九四八年要求双方进行谈判的时候。

184. 现在，我确切知道这些停战协定执行的情况了。安全理事会的调查书和联合国中东停战监督组织的调查书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回答。当时的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先生的报告非常清楚地叙述了停战协定执行的情况，并且叙述了阿拉伯国家政府如何不顾它们所应履行的那些停战协定中的中心义务以便立刻走向最后和平、走向全面的和平解决，它们拒绝向这个方面前进；所以当时哈马舍尔德先生通知安全理事会，他完全无法号召阿拉伯国家政府遵守停战协定要求双方缔结永久和平的中心条款的第一条。

185. 停战协定执行得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协定上签字的墨迹未干，埃及就已经从加沙和西奈派来了恐怖队来屠杀以色列的妇孺，声称既然两国正规军的全面对抗是不可能的，就得通过这种办法来破坏和消灭犹太国。

186. 这就是停战协定执行的情况。如果埃及外交部长在一九七三年到安全理事会，而且假定围着这张桌子的成员们不能回顾既往和审查有关这种局势的文件的话，他一定是在设想出席本会议厅的代表们是非常无知和轻信。

187. 我的第二点意见是指他的发言说的，他说，以色列的目的是关闭大门。以色列的目的是敞开并且继续敞开可能促成中东和平的唯一大门——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的谈判大门。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在说：这里就是大门，大门是敞开的，让我们走进这个大门；让我们在导致协议的对话道路上开始吧。难道这是投降吗？难道这是屈辱吗？

188. 我将引证以色列外交部长向埃及总统说的话——一项于一九七三年五月七日用阿拉伯语广播的声明，来结束我的发言。埃班先生说：

“谈判不是命令，不是退让，也不是投降。它是双方光荣的自由意志的表现。谈判不是拿权利

作交易，而是共同寻求一条道路并试图找出一个公正体面的解决办法，一个毫无例外的公正和体面的解决办法。”

189. 这就是我们所建议的。我们曾在一九四八年这样建议过。我们前进了一步——正如我所说过的，不是一大步，而是意义重大的一步——朝着协调和谅解方向走去的唯一建设性的一步。这一步没有实现并不是由于以色列。

190. 二十五后的今天，我们又一次邀请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政府和我们一起建立和平，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建立和平的唯一方法就是共同来建立和平。

191. **主席：**作为苏联代表，我认为有必要对以色列代表的第二次发言发表几点意见。

192. 我们已经多次同他一起参加审议中东问题，他早就了解，这不是安全理事会在这里讨论苏联的政策，而是讨论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的时候。这是一个基本的真理，我们不应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特科阿先生，你多次提到苏联，你什么也证明不了，你也证明不了你的国家的侵略是有正当理由的。为了为这种侵略辩解，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任何书籍、资料、报章或记录摘录无论什么话。但这并不是你的立场的坚强，而是你的立场的软弱无力。你引证已故维辛斯基先生的发言，你这是承认我的论证：当代的现实与一九四八年的现实毫无相似之处。但是为了说明你的立场的正确，你引证了维辛斯基先生的话，可是这些话也是在大约二十年以前说的。但二十年以前的局势和今天的局势不同了。这样，你更进一步暴露了你的论证和立场的脆弱。从这一点只可引出一个结论：以色列和作为以色列代表的你，完全和孤立无援的处于守势。没有什么引语会挽救你，或者证明以色列的侵略是正当的，证明它无视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证明它顽固地不不同意主要以它从被占领的领土撤军和把掠夺的领土归还其合法主人为基础来解决以阿的冲突是正当的。当然，如果不这样，就不可能有解决问题的认真谈判。你回避答复卓越的埃及外交部长扎耶特先生提出的问题和我的问题——以色列是否承认不用武力和战争获得领土这个原则呢？这就是扎耶特先生的问题。以色列是否准备在安全理事会



会议上正式声明它同意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军呢？你对这个问题也默然不理，但却提到你的发言。我已经读过你的发言，其中空洞无物，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回答。

193. 你喜欢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比较并且举出同希特勒相类似的事。这样的比较对你并没有好处。所以，你最好还是不要提出这些东西来。

194. 以色列代表，你能够想象例如当希特勒的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时苏联和希特勒之间——苏联政府和希特勒之间——有谈判的可能性吗？嗯，那是一件类似的事——如果你是这样喜欢类似的事，那么就请你去考虑它吧。

195. 还有一点意见，也就是我最后的一点意见。你提出被占领土内“奴隶繁荣的理论”，但是现在奴隶们正在占领军的铁蹄之下呻吟。现在这倒是可以举出来与希特勒相比的地方。希特勒曾并吞和奴役了欧洲各国，他企图毁灭苏联并奴役其人民，他答应给予他们大家他的“新秩序”。全世界都知道这些事。但是欧洲人民和苏联人民不相信他，他们没有弄错。难道不是这样吗？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真理。

196. 因此，你最好还是不要做类似事的比较。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曾经提出他们给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带来幸福的“理论”，但是在殖民主义者铁蹄下呻吟着的非洲各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并不相信这种“理论”，他们并没弄错，他们证明是正确的。我们高兴的是，在联合国内有许多会员国已经推翻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并且取得独立，它们已经宣布了它们的自由和独立，并且变成主权国家，享受着同其他一切国家一样的平等权利，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及其工作的伙伴，参与国际生活和国际关系。

197. 殖民地人民不相信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诺言，他们没有搞错。如果我们在两项重要历史事件之间找出相似之处，那么阿拉伯东方的人民也不相信你和你那套被占领军奴役的人民的“繁荣理论”。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你的断言：屈服于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人是幸福的，是繁荣昌盛的。阿拉伯人不会相信这一套，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一套。因此，你应当停止宣传那套旨在证明你的国家的并吞和奴役其他国家人民是有理的“理论”。

下午七时十五分散会。

---

###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